



# 藝術跨界

## 來，與文學合唱共舞

文／陳秋伶 展示教育組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文學是八大類藝術的一類，當她與其他藝術結合時，即可衍生出多元的表現形式，碰撞出繽紛燦爛的藝文火花。台文館開館以來，以文學為核心，積極透過多元媒材的轉譯，詮釋文學的意境與內涵；十年館慶更結合美術、音樂、戲劇等推出5檔精彩「文學匯演」。

推廣台灣文學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重要任務之一。而文學是作者透過語言文字，通過寫作技巧、創造性的想像，以記錄或創造人事地物，最終傳遞其思想與感情；雖然文學的內涵是一種作者與讀者之間心靈的動態溝通，作品可以讓讀者感染喜、怒、哀、樂的心境，但一般其成果的外顯卻是一本書靜靜地躺在書架上、或默默地漂流在茫茫的網路大海中，如何讓文學化被動為主動，使其得以流竄在普羅大眾的不同層次的生活中，即變成經營博物館及推廣行銷台灣文學的重要課題了。

有鑑於此，台文館從開館以來，即積極尋求各種機會，以文學為核心，透過多元媒材的轉譯，以動態方式傳播文學意境與內涵，提高民眾親近文學作品的意願，進而擴大文學閱讀人口。文學是八大類藝術的一類，當她與其他藝術結合時，即可衍生出多元的表現形式，碰撞出繽紛燦爛的藝文火花。

首先，台文館設址於具有近百年歷史與優美典雅建築風格的國定古蹟——原台南州廳，是一個最佳文學與「建築」跨界結合的典範。另外，展覽方面，本館一向將藝術視為展場設計的要件，將音樂、美術、戲劇、雕塑、建築等等元素融入其中，例如本館「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常設展」，透過導演、作曲家、音樂家、動畫師等跨界藝術家的眼界，為展覽量身打造專屬多媒體影片，闡述作家內在與外在環境交互關係，引領觀者進行一趟台灣文學旅程；同時，展場內

「族群的對話」單元的魔幻劇場，即改編自賴和的〈一桿稱仔〉及林海音的〈蟹殼黃〉。

「音樂」也是本館推廣台灣文學的重要利器，包括各類樂器的演奏會，以及原住民、客家、台語民謠與流行樂演唱會，曾舉辦鄧雨賢、葉俊麟、許丙丁、李臨秋等台灣作曲家、作詞家音樂會，由巴奈、林生祥、鬥鬧熱走唱隊演唱的「賴和音樂會」，簡上仁老師帶領學員演出的「2013台灣風創作歌曲作品發表會」等。

「美術」運用於當代的博物館，是絕對的必然，小從一張海報文宣，大到展覽的設計及教育推廣活動的企劃，都屬這個範疇。台文館將於明（2014）年1月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、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及臺南市政府共同主辦的「波光激盪——陳澄波詩畫展」，則是本館將文學與美術跨界融合的最佳案例。其他如「父親節特別企劃——父子聯手創意繪本製作」、「大手小手創意DIY：想念——撕貼畫卡片」、「我的文學館風景，我的攝影秀」圖文徵件比賽等等活動，都是企望通過美術的迷人，吸引觀眾體驗文學的魅力。

本館以「戲劇」與文學媒合的推廣活動，更是不勝枚舉，除讀劇、偶劇、教習劇場、布袋戲、歌仔戲、舞台劇等之外，本館於2011、2012兩年，將主辦的「台灣文學獎——劇本類」金典獎作品《清洗》與《逆旅》改編成讀劇及舞台劇，搬上舞台，於本館



台文館與如果兒童劇團合作，演出《夢見安徒生》兒童文學劇場。

及高雄、嘉義、桃園、台北等地巡迴演出。另外，改編自知名作家黃春明作品的兒童舞台劇《稻草人與小麻雀》、《夢見安徒生》兒童文學劇場更是獲得親子的喜愛與掌聲。「舞蹈」是文學用來傳遞作家心境的最佳的肢體語言，舞蹈家廖末喜女士的「文學舞蹈劇場——舞動心女性」、「原舞者：尋回失落的印記——太魯閣族樂舞」等都是台文館結合舞蹈藝術詮釋文學，進而展現文學跨領域展演的實力。

「電影」與文學一向有著緊密的關係，本館一方面自行策劃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及作家傳記電影的「青春影展」，另一方面也與其他藝文單位及學校合作辦理的主題紀錄片影展，一年可吸引數千名電影愛好者來館欣賞。

適逢十年館慶，台文館特別企劃了「文學匯演」，共推出5檔精彩表演：10月12日由「追魂組曲III音樂會」打頭陣，將音樂與詩作緊密結合，為整個活動揭開序幕；接著是10月18日的「南管音樂會」，特別邀請南管表演名家王心心以詩人余光中的作品〈洛陽橋〉進行譜曲，首度發表演出，令人驚艷；第三場是10月19日「陳達儒紀念音樂會」重新傳唱作詞家〈白牡丹〉、〈安平追想曲〉、〈青春悲喜曲〉等雋永的台灣在地聲音；10月27日的「經典文學劇場」，由影響、新劇場演出作家賴和重要作品〈一桿稱仔〉，結合劇場、文學與音樂跨界合作，重

新賦予小說新的生命力；11月15日「南管音樂會」移師台北西門紅樓舉辦加演場。在開館後的第十年，我們邀請各類藝術與文學合唱共舞，來為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歡呼。☺



「文學舞蹈劇場——舞動心女性」邀請廖末喜舞蹈劇場演出台灣民謠組曲、「喜鵲之舞」及「土匪婆」，舞出女性的多樣風貌。



## 一場關於音樂與文學的牽引 記「追魂組曲Ⅲ音樂會」

文／陳淑美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陳淑美、黃冠翔

文學的跨界結合，總能迸發出迷人的藝術光輝。國立台灣文學館逢十週年館慶，特推出文學匯演系列活動，「追魂組曲Ⅲ音樂會」於10月12日晚間七點半於台文館演講廳率先登場。詩歌作品透過音樂，甚至結合書法文字的律動，呈現出一場別開生面的精彩演出。

何謂「追魂」？是觀眾常常問起的問題。「追魂」二字，是書法家董陽孜以充滿旋律的書法創作，標舉為音樂會的總體精神；董陽孜的創新概念更透過邀集陳育虹、向陽兩位詩人獻聲，與作曲家林少英攜手合作，以變奏的爵士樂與詩人的字句朗誦交流，追企文字、詩句以及音樂的精魂。其實在《追魂Ⅲ》之前，還有以《追魂Ⅰ》、《追魂Ⅱ》為名的音樂會，已於北部輪番舉辦，造成熱烈迴響。這回《追魂Ⅲ》首度南下演出，以台文館館慶之姿，讓許多南部觀眾，有機會親臨現場聆聽，接受詩歌與音樂交會的獨特魅力。

當燈光步入充滿魅惑的黑暗，無聲昭告音樂會正式開始。只見女詩人兀立在舞台上，正以溫柔磁性的嗓音默念：「乾潮……滿潮……乾潮……」。詩句取材自陳育虹的海與神話創作詩集，搭配浪潮與自然生態聲音，並貫穿World Jazz的優美曲風，旋律與文字化為浪潮，不停拍打白日僵化的礁岩，那片神秘飽滿的海彷彿就在眼前，即將滿溢：「海是藍色的絲帶繫



節目手冊上「追魂」二字，突顯出董陽孜充滿旋律的書法創作。

在特洛伊餘光流動的額頭，透明的天空有雲朵彷彿綿羊遷徙……」。陳育虹以充滿想像的詩句，交會出波濤洶湧的海洋與神話脈絡，邀請民眾一同加入詩與音樂的感性對話，尋覓遺失在海底的記憶。最後在交錯演奏的奔騰管樂下，奔放情感終於棲息在詩人的輕聲呢喃：「馴服我吧，海」，重獲平靜。只留予一片明亮如鏡的海面，無限追想。

緊接著登場的詩人向陽，則以低沉渾厚的氣韻，朗讀長達三百多行的敘事詩〈霧社〉，包括〈傳說〉、〈英雄莫那魯道〉、〈花崗獨白〉、〈末日的盟歌〉、〈運動會前後〉、〈悲歌·慢板〉等組詩。他以緩而有力的語氣，歌詠出霧社的傳說與歷史，透





陳育虹以充滿想像的詩句，與民眾進行詩與音樂的感性對話。



詩人向陽用渾厚氣韻，朗讀敘事詩〈霧社〉。



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活動後與書法家董陽孜（左1）以及朗誦詩人陳育虹（左2）、向陽（右1）合影留念。

露莫那魯道一場蓄勢待發卻毫無勝算的行動：「……我們可以死掉，站著反抗，死掉」。這時，爵士管樂瞬間奮力吹奏出來，代替莫那魯道於奮戰前夕的澎湃吶喊。

一刻也不能等，向陽以簡潔鏗鏘的口吻，猶如敏捷的勇士刮起旋風：「當整個霧社按號令向日皇下拜時，殺聲突起……迅雷似的狂野血洗了小學校的操場……」，率領大家重返沙塵與鮮血混合一片的殺戮操場。然而，再壯烈的戰事終有結束之際，此刻詩人語氣漸休，幽幽低吟死亡悲歌：「我們注定是，一群落葉……爛要爛在霧社的根莖裡……請讓我們，此刻休息」。不同的是，向陽以哀而不傷的語調，夾雜對生命的理性思考，引發民眾進入廣闊的思辨空間，生與死豈是一條界線可以輕易抹煞？令人開始正視如何對待生命的態度，以及活著的最終意義。

誠如作曲家林少英所言，《追魂Ⅲ》的製作策畫方向，乃企圖營造出電影影像與現代詩巧妙結合的

氛圍，並充滿音樂性元素。「追魂組曲Ⅲ音樂會」透過兩位詩人獨具的聲韻，與穿插其中的爵士樂，帶出文學裡的聲音表情，牽引出內心蟄伏的情感，如何愛戀、悵惘，乃至奔放無窮，帶給現場民眾多於一般音樂會的豐富想像。詩人透過聲音馴服了現場三百多對挑剔的耳朵，也讓人窺見詩韻的溫暖曙光。

會後，「追魂組曲Ⅲ音樂會」的舞台總監魏廣皓提到本次在台文館演出的音樂曲目為全然創新，這場音樂、書法與文學的跨界交會，在台文館十週年館慶中盛大演出亦獨具意義。台文館館長李瑞騰也表示，文學館的發展方向除了要符合文學作家的期待，另一方面也要能夠讓更多大眾接近文學；透過不同藝術形式與文學的跨領域結合，一直是台文館不斷嘗試努力的方向。讓大眾可以從不同的切入角度，驚豔文學的可能性與多樣性，而這場追魂音樂會也成功詮釋出台文館所秉持的人文精神價值。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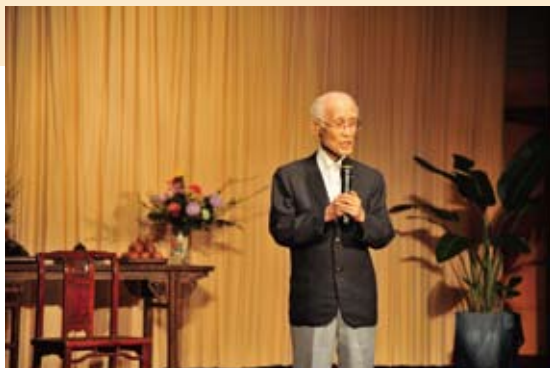
## 「台灣民間曲藝。南管音樂會」 用南管唱現代詩

文／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林聲、林家安、王嘉玲

10月18日，成長於南管故鄉——福建泉州，秉承南管當代傳唱使命的王心心，帶領「心心南管樂坊」6位團員，加上文壇現代詩名家余光中的經典作品〈鄉愁〉、新作〈洛陽橋〉，共同以南管樂器重新詮釋文學詩作，為台文館十週年館慶匯演活動鳴鑼開場，其集結傳統與現代，視覺與聽覺的跨界合作意義不言可喻。這場兼含傳統南管樂與現代詩的創新演出，各項元素恰巧展現南管在民間曲藝所代表的重要角色：骨董家具與祭儀祀品的布置與安排、南管樂師的傳統服飾與走位等等，將莊重制式的演講廳舞台，瞬間轉化為廟宇前庭沉靜古意的氛圍。當樂師緩緩步入舞台畫面的那一刻起，觀眾便隨著舒緩有致的節奏，漸次調勻呼吸，進入南管樂充滿無限想像的詩韻天地，共譜出文學交流互動的特殊景致。

### 不只是現代詩

整場演出最令人期待的，莫過於由王心心親自譜寫彈唱，以及知名詩人余光中親臨現場，向在場聽眾分享當時走訪洛陽橋場景的內心感懷，如何數算步履的撫今追昔。藉由詩人的敘事功力與豐富綿延的想像，聽眾自身彷彿也走過那道充滿歷史隱喻的時光橋樑，感受渺小生命置身巨大歷史時空下的不安、期盼與回歸的思鄉情懷。原本抽象的現代詩意涵，轉換為一幕幕具體的影像畫面，文字不僅化為弦外之音，也



余光中親臨現場分享〈洛陽橋〉創作心得。



南管結合現代舞蹈增添藝術氣息。

化為一座永恆之橋，橫陳在每個人心底，珍惜歲月靜好、人事安在的當下。

### 南管樂的首次嘗試將留藏心底

全新譜寫曲調的創作方式屬於現代詩的再詮釋，在轉譯現代詩作中「國語」與「泉州話語」間的掙扎矛盾，王心心顯然下了許多功夫與心思，成





《百鳥歸巢》用中國笛營造全場環繞效果，立體生動呈現曲調特點。

為整場演出的靈魂人物。細就當晚節目內容安排、舞台視覺及技術層面，各方面細節的結合，映襯出南管樂底蘊的人文情懷，兼容細膩與澎湃的表達方式，讓首度接觸南管樂的聽眾驚嘆不已，演出完成度極高，曲調轉場調度與演出對話拋擲導引，使得整體音樂會更具豐富的有機性。對於聽眾而言，聆賞南管樂無啻是一場難忘的感官體驗，這是透過樂師的演奏態度與觀眾的當下感受所交織而來的美好享受。透過此場南管音樂會首度在南部公開演出，不僅帶給聽眾一場美好獨特的音樂饗宴，也暫時拋開繁忙匆促的生活步調，重新聆聽身心的呼吸與脈動，以另一種詩樂角度感受文學的生命力。

### 台北加演場小記

有感於民眾的熱烈迴響，台文館特別於11月15日移師台北西門紅樓舉辦加演場，讓更多人親近

南管之美。為此我們擴大邀請北部民眾參與民間曲藝活動，來聽王心心如何以優雅細緻的南管樂，重新詮釋詩人筆下雋永的〈鄉愁四韻〉及〈洛陽橋〉，讓更多民眾感受詩與樂的雙重魅力。北部民眾表示這是一場難得的音樂體驗，尤其增添現代詩的元素，無形提高聆賞的層次，不同於時下的音樂會，必須細細吟詠回味。甚至音樂會散場了，那股安靜充滿力量的氛圍仍揮之不去，彷彿提醒我們必須放慢腳步，細細感受生命之美。☒



台北場於西門紅樓演出，舞台氣氛呈現濃濃的人文色彩。



## 從來未曾離開 陳達儒紀念音樂會

文／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蔣偉成

1936年，作詞家陳達儒（1917~1992）以〈白牡丹〉歌曲，掀起台灣歌謠創作高峰。那些年陳達儒以專職作詞者身分，和台灣眾多作曲家共同合作，發揮了其深厚的文學詩歌底蘊，奠定台灣創作歌謠的基礎。「白牡丹、笑咿咿，妖嬌含蕊等親君。」誠然，是首藉白色牡丹花來表現少女情懷、潔身自愛的愛戀歌曲。在陳達儒眾多的音樂作品中，讓人想像著作詞家嚐盡人情冷暖，看透世間情感所蘊露的智慧，如何豐富歌謠背後所蘊含的人間故事。於是他寫下的不只是屬於自己的小眾歌曲，更凝聚整個時代的集體記憶，塑造台灣樂壇上不可取代的經典歌謠地位。

### 劇情化的作詞

陳達儒在1936年至1938年期間，大量以台語曲詞刻劃世間悲歡，深獲普羅大眾喜愛，從〈青春嶺〉、〈雙雁影〉到〈悲戀的酒杯〉，由青春時期的天真無憂到戀愛過程的思念失眠、五味雜陳，藉由字句間的「噯唷」聲嘆中逐句堆疊情感，思緒加乘，發揮了音樂歌唱不同於文學抒臆的特色。從〈日日春〉、〈送出帆〉到〈欲怎樣〉，首首傳達出濃濃的單純愛意、或離別相思愁苦、或等待歸來的空寂心境，在在豐富了聽眾對於當時人事物的劇情發展想像。1950年後，陳達儒決定卸下警察職務專心投入作詞創作，其書寫角度逐漸擴大到社會層面。



「陳達儒紀念音樂會」由黃勁連與施炳華老師共同策劃，由黃三郎與王素珠領軍，帶領聽眾重溫台灣作詞家陳達儒豐富精采的詞曲創作。

他寫〈母啊喂〉反映金錢掛帥的時局，拋棄女兒未來以換取財富的悲涼；〈安平追想曲〉以台南安平時空背景為題材，敘述當地未婚女子與荷蘭船醫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。聽著這些歌曲，字裡行間充溢人道關懷，即使世間再殘酷，永不質疑愛與夢想帶來的力量，而這些也構築了台語歌謠必須以濃烈情感的歌聲詮釋的特色。

### 樂音再現

於是隨著音樂奏起的旋律，我們尋聲遇見台灣作詞家陳達儒的身影，傾聽發生在這座土地上的真實故事，如何孕育世代情感與記憶。10月19日下午，由黃勁連與施炳華老師所共同策劃的「陳達儒紀念音樂會」在台南文館演講廳重現當年台語歌謠魅力，由知名藝人黃三郎與王素珠小姐領軍，帶領聽眾重溫台灣作詞家陳達儒豐富精采的詞曲創作。他留下的不僅是對台灣流行歌謠的貢獻，亦是台灣文學界的珍貴財產，透過優美動人的傳唱，除感念台灣早期樸實的人文情懷，也為現代忙碌的社會喚起溫暖的關懷，再度貼近土地的心跳。

## 影響·新劇場 演出《一桿稱仔》

文／黃雪雅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蔣偉成



《一桿稱仔》保留原汁原味的創作文字，用詩歌吟唱，肢體語言轉化，具體傳達台灣文學文本中豐富的內涵。

為歡慶國立台灣文學館邁向第十個年頭，除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外，還特別邀請國內知名劇團「影響·新劇場」規劃推出經典文學劇場演出，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〈一桿稱仔〉作為演出題材。演出方式不同以往，保留原汁原味的創作文字，用詩歌吟唱，肢體語言的描述，像跨界時空情境般讓觀眾融入文字敘說所創造出的新生命力，更了解原作所表達出的文字意涵與精神，並具體傳達台灣文學文本中豐富的內涵與價值。

本活動同時也是文化部「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所合作計畫」的一部分，目的是鼓勵演藝團隊進駐各地區演藝場所，規劃合作計畫，創造自身特色，並推展該團隊專業藝術。透過雙方媒合，以拓展觀眾客群，活絡周邊藝文氣息。

為了配合情節演出，這齣戲劇使用跨界結合的方式，將文學、戲劇、音樂融入演出元素，猶如操弄魔法般將靜態的書寫轉化為劇場形式，透過演員的肢體語言呈現文字情節，曼妙演出文本內涵。

在情節與演出的設計中，也將賴和名作〈流離曲〉中的詩句與台灣民謠〈一隻鳥仔哮啾啾〉編入劇中，透過哀傷的曲調，傳達出賴和作品中升斗小民日常生活中的悲哀與無奈。本劇以多元形式，傳達台灣文學文本豐富之內涵與意義，讓觀眾更容易透過聽覺

與視覺等不同的感官接觸，了解賴和作品的旨趣，並且進一步發掘閱讀文學作品的樂趣。

這齣戲劇的演出內容在描述20世紀初日治時期，一個佃農後代秦得參悲慘的一生。在製糖會社剝削下，秦得參只得轉以賣菜為生，又因為日本巡警刁難與司法壓迫的一連串遭遇，賴以維生的稱子也被折斷，還被以違反度量衡規則入監，受到種種不平等待遇的他，最後憤而選擇與巡警同歸於盡。戲劇中的「稱仔」原本代表著社會公平的象徵，卻被巡警惡意破壞，而人民在現實生活不斷適應統治要求，也不得不服從統治者所建立的標準，但所謂的標準又常是隨意修改變動，令人無所適應，動輒違法得咎。

為保留小說中原汁原味的文字意象，演員化身為說書人，透過吟唱與敘述，採用台語、白話文、日語，多語的混雜演出方式，凸顯小說在創作時代裡的語言問題，表現時代遞嬗的衝突與無奈。此次活動吸引了兩百餘位觀眾蒞臨觀賞，其中多數為年輕學子，演出之後掌聲久久不息。雖然秦得參的時代已經遠去，但故事中深切的人文關懷依舊能夠得到年輕一輩的認同，顯現雖然時代不同，其中卻有許多共通的情感與社會現象未曾改變。期盼透過這次藝術與文學的媒合演出，能啟發年輕人關懷社會及文藝欣賞能力，讓文學的美好得以深根，代代傳承。✎